

陳奐仁

堅持理想 為音樂播種

記：記者
陳：陳奐仁

記：何時發覺自己對音樂有興趣？

陳：我由小學開始加入合唱團，當時老師在我的成績表上寫「陳奐仁很喜歡唱歌，但是聲線很難聽」。雖然如此，我仍很喜歡唱歌，中學時開始接觸無伴奏合唱，感覺十分奇妙，便開始學習。



馬會連續五年捐助「香港國際無伴奏合唱節」，邀請海外及本地著名的 a cappella 樂隊演出。

由陳奐仁創作及監製的音樂作品超過 500 首，「歌神」張學友、陳奕迅也唱他的歌，但這個來自新加坡的音樂鬼才，原來兒時被評「聲線很難聽」，但憑著對音樂的熱愛，他珍惜合唱團老師安排的課堂，認真學習聲樂，為今日的音樂事業奠下穩固基礎。自小接觸無伴奏合唱（a cappella）的他，不僅以聲線感動別人，今年應邀為青協及馬會合作的「香港國際無伴奏合唱節」當大使的他，更希望效法恩師開辦「大師班」，為喜愛音樂的年輕人「指點迷津」。

我要非常多謝高中的合唱團導師 Rebecca，她不但邀請名師到新加坡教授，當我們在國外表演或比賽的時候，她都會找當地的音樂家朋友，為我們上「大師班」。對我來說是好難得的機會，因為我家庭的經濟能力絕對負擔不起，當時我就像海綿一樣，非常認真學習，不斷吸收聲樂方面的知識，打好聲樂底子對我幫助很大。

記：你的音樂之途看似一帆風順，面對最大困難是什麼？

陳：某些角度看好像很順利，但某些角度看也有挫折。於我而言，有挫折而「未死得」，其實已經很好。首先，我的父母不是很富有，也很保守，不喜歡我以音樂為職業，直至我奪得金像獎（最佳新演員），他們才高興得尖叫出來！不過我知道骨子裡最喜歡的是音樂，雖然自己不是全世界「最叻」，但知道陳奐仁可做得幾好。

工作上也有碰到挫折，譬如蝕錢、得罪別人、受人欺負，最怕就是惹人誤會。但這些人事上的挫折，其實每個

人、每個行業都有遇到，我不會因此覺得自己特別苦。

記：遇到不如意，有何信念或座右銘鼓勵自己？

陳：我會盡量告訴自己，人生在世自己的存在連螞蟻也不如，何必太過執著於喜怒哀樂呢！例如我不開心是因為有慾望，我的慾望是與大家分享音樂，任何阻撓都可以帶來苦惱，雖然要做到不執著很難，但我會盡量找方法妥協。人長大了漸漸會知道自己有否「過龍」，身體健康出問題就是一個警號，每個人的身體好像一種獨特的樂器，對它不尊重就要承受後果，可能最後會「用不著」。

記：你經常笑面迎人，如何維持快樂人生？

陳：我天生喜歡笑，也是一個貪玩的人，我寧願開心做人。不過做音樂時就會被情緒帶動，以往每到黃昏不知怎的有一種沮喪及傷感，或許就是這種敏感的性格，令我適合做演藝及音樂。



陳奐仁擔任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香港國際無伴奏合唱節大使，與青少年交流 a cappella 技巧。

記：聽說你曾投入攪球來對抗抑鬱，馬會都非常認同體育可以帶出正面價值與希望，所以宣布未來幾年會重點支持，可否分享運動如何為你生命帶來正面影響？

陳：我在高中時對日文十分著迷，曾到另一名校打算爭取日文獎學金，後來發現所讀的課程與語言關係很少，便返回母校，可惜當時同學認為我是叛徒，用語言欺凌我，當時「唔識諗」患上抑鬱症，令我感到與整個學校割裂。那時我想找回一個屬於自己的地方，除以藥物治療抑鬱症症狀外，嘗試加入母校的攪球隊，很努力練習、比賽，重新建立一班兄弟及戰友。體育有助舒緩情緒，尤其球類等技術運動，讓大家投入其中，脫離現實生活壓力。

記：是次與你合作演出的青少年，部分來自「賽馬會無伴奏合唱教育計劃」，作為大使，你認為馬會這次的贊助，誰人最能受惠？

陳：無伴奏合唱運用編曲技巧模仿樂隊，用有限的人聲編出一首樂曲，讓喜歡音樂的青少年可更深入了解編曲、混音及音準。無伴奏合唱是家長可放心讓子女參與的活動，青少年不但可結識朋友、學到音樂技巧，並學懂謙虛，因技術訓練會令人明白一山還有一山高，而且合唱團要互相遷就才會好聽，他們會學到尊重團體精神。

馬會贊助這個活動已經五年，倘沒有馬會支持，就沒有今時今日對無伴奏合唱活動的好氣氛，我在新加坡也未見過這般熱情、反應熱烈的音樂會，是一次很難得機會。相信兩晚約 5,000 位觀眾獲益良多，無伴奏音樂界要多謝馬會。

記：在香港從事音樂的路較難行，你怎樣鼓勵年輕人追夢？

陳：子女從事音樂，父母難免擔心他們的前途，這個觀念較難改變，我會建議年輕人不要駁嘴（笑）。若真的想投身音樂事業，不要放棄，並多問自己幾個問題：會否願意為投入音樂工作而不眠不休？可以堅持多久不睡覺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便去做吧！關鍵是時間、心血、練習。

其實我想開「大師班」，希望為年輕人解決難題，助他們開竅，特別是希望開班教授關於綵排的技巧，但要盡量控制自己，逐少分享，以免弄巧反拙，令學生太大壓力。

訪問現場片段，請瀏覽：

